

毛共的傳聲筒

被中共利用的斯諾

● 岳天

防共區成了傳聲筒

美國前老牌記者斯諾 (Edgar Snow)

曾被毛澤東譽為畢生的好友，斯諾的報導及著作對中共在國際宣傳上的確幫過大忙，為坐困陝北亡在旦夕的中共注入強心針，使中共轉危為安，並進而全面坐大，當上東方紅色中國大地的「主人」。對這麼一個「卓越貢獻」的人物，稱之為「好友」確不為過。然而斯諾往地下再會毛澤東之後，他的遺孀卻沒有沾到他的餘蔭，這位八十餘歲的美國老婦於一九九九年初夏，以「老友之妻」的名義往訪北京，不但遭到冷遇，而且處處碰壁，想見的人或事，都沒有達到目的，黯然回美。對中共來說，這位老孀婦已無利用價值，不像當年

炙手可熱的斯諾，何必把精神花在她身上

斯諾在一九三六年於中共蘇維埃紅軍

被國軍圍困在陝北走投無路時，被邀請到

中共陝北根據地延安，斯諾根據中共刻意

安排及粉飾下，完成了Red Star Over China

(中譯：西行漫記)文學採訪報導，並於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英國倫敦的Collins出

版發行(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後美國版、中

文版、俄文版、法文版等皆陸續出版發行

)，該書第一版就造成很大轟動，在該年

十一月即已銷了五版。Red Star Over China

把延安描畫成一個平等、民主、有理想、

有朝氣的社會，把中共描寫成如水滸劫富

濟貧的英雄和一心團結抗日的好漢，使得

中共在國際上獲得同情，也壯大了中共的

聲勢，同時吸引了成千上萬充滿理想主義

的中國男女青年，紛紛盲目地投奔到了延安。

大學畢業做了記者

埃德加·斯諾是祖先從愛爾蘭移民的美國人，一九〇五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他幼年曾當過佃工、鐵路機油工人和印刷學徒，長大後進入密蘇里大學唸書，最後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斯諾最初擔任新聞工作，在堪薩斯市星報 (Star)，後來又轉到紐約市太陽報 (Sun)，十二歲那年曾和友人合資經營廣告公司，賺了錢以後，因嫌生活單調，乃改行在一條開往外國的貨船上當船員，他曾歷遊中美洲各國，後來到了夏威夷的 Sandwich Islands 擔任報紙通訊員，並替美國許多雜誌社寫文章，也因為他對中國、日本特別

中有興趣，所以不久就到了東方。

應孫科之邀來中國

一九二八年斯諾擔任上海 China Weekly Review (每日先驅報) 的助理編輯，一九三〇年應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孫科的邀請，視察了中國本部及東三省的國有鐵道，寫了幾本旅行指南。那年起他擔任紐約、倫敦報社的國外通訊員，以後的八年間，除了中國本土外，斯諾遍遊東三省、蒙古、日本、朝鮮、台灣、荷屬東印度、緬甸、印度和婆羅洲，在印度時斯諾會見到了甘地，並結識了許多印度革命領袖。「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斯諾回到了中國，採訪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況。

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戰事，一九三三年的熱河戰事，斯諾寫了很多實地採訪通訊稿發到紐約及倫敦，後來又寫了一本名為 Far Eastern Front (遠東前線) 的書，這本書後來被譽為關於遠東問題的標準英文著作。

回到中國以後的斯諾一直住在北平，並在燕京大學擔任教授，也同時學習中國語文，並且編譯了一本英文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把魯迅的著作介紹給西方國家，

斯諾是第一人，這時斯諾也對美國 Asia, Saturday Evening Post, New Republic, Current History 等各雜誌社發表過許多文章。

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共精心安排下，斯諾進入陝北中共蘇區訪問，外國人記者親自到中共蘇區訪問並寫採訪通訊的，斯諾是第一人。蘆溝橋七七事變後，斯諾南下移居上海。

宋慶齡推介給中共

一九三五年左右，中共蘇區中央為擺脫被國軍圍剿的困局，並極力欲爭取國際的支持，一到延安就成立對外連絡局，由負責特工的李克農任局長，李上任後的首要重任就是打破國軍的封鎖，設法邀請外國記者，訪問延安並將中共刻意安排的宣傳，由外國訪問記者的報導宣揚出去。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聯名寫信給政治立場反蔣親共的孫中山遺孀宋慶齡，請她幫助中共務色一位合適的外國記者到延安訪問。

此時住在上海的宋慶齡不但和美國新聞界有來往，並且可以藉機和外國人接觸，最後終於讓她物色到埃德加·斯諾，宋慶齡很快地打了電報告知延安中共中央高層，推薦了中共中央所希望背景斯諾。

當時中共的如意算盤，是鑑於外國記者受治外法權的保護，可以發表中共蘇區的新聞而不受國民黨政府的追究。但要找怎麼樣背景的外國記者，須有一套慎重的規劃，蘇聯籍的不能找，因為共產國家的記者說共產黨的好話沒人稀罕，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的英、法、德等國家的記者也不敢找，因為中國人對他們沒好感，他們對中國人也有很深的偏見，因此最理想的是美國人記者，因為當時美國人比英、法、德等國人在中國名聲要好，而美國記者的報導比較容易受到信任，美國人也比較天真浪漫，容易上當及被欺瞞。

但是美國記者也必需篩選而不能亂找，如政治立場沒問題，但經常和中共屬下的左翼作家有連繫的，已經被認為思想親共了，寫出來的報導自然不容易受到信任。斯諾則不同，他沒有黨派背景，定期為紐約、倫敦的報社寫通訊，是被認為公正客觀的。李克農於是下令中共北方局對當時在燕京大學兼職的斯諾進行內查外調，分析他寫的每一篇通訊報導，最後確認斯諾沒有複雜的關係，毛澤東於是電告宋慶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請她轉告斯諾，說中共中央邀請他訪問延安。

斯諾從延安返回北平後，完成了在延安所見所聞的 Red Star Over China 的報導文學，經英國 Collance 出版公司出版後馬上造成轟動，英國以外各國也紛紛出版該國語文版，一般人理所當然地以為這是一本新聞記者獨立採訪和客觀報導的文學作品，中共蘇區在斯諾的筆下成為一塊理想社會及苦悶中國男女青年追求的樂園，中共狠狠地利用了斯諾，中共苦心的安排及粉飾自然也得到了豐厚的酬報，最後藉此在抗日戰爭中壯大聲勢，並有力在一九四九年打垮國軍席捲大陸，將國民政府趕往台灣。

寫毛澤東入木三分

斯諾的高明處，是他做中共的傳聲筒，完全不著痕跡，以平實的筆調寫中共及毛澤東的種種，是不像宣傳的宣傳，很容易取信於人。例如他寫道：「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使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

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這一段把毛澤東簡化成勞苦農民的化身，平民百姓的代言人。對於中共為取得補給，對薄有資產的人搜乾榨盡，殺人越貨，卻隻字未提。再如他對毛澤東多次「死裡逃生」，寫得活龍活現：「南京曾經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沒幾天，報上的新聞欄又出現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躍如昔。國民黨也曾經好幾次正式宣布『擊斃』並埋葬了朱德，有時還得到有千里眼的傳教士的旁證。儘管如此，這兩個著名人物多次遭難，可並不妨礙他們參與許多次驚人壯舉，其中包括長征。說真的，當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報上正盛傳毛澤東的又一次死訊，但我卻看到他活得好好的。」

不過，關於他的死裡逃生、大難不死

的傳說，看來是有一些根據的，那就是，他雖身經百戰，有一次還被敵軍俘獲而逃脫，有世界上最高的賞格緝拿他的首級，可是在這許多年頭裡，他從來沒有受過一次傷。」

毛澤東身邊有許多替他擋子彈的人，包括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雖懷有身孕，仍一次又一次的為他擋子彈，於「長征」途中受過十七次槍傷。可是當毛澤東勝利成功，坐上紅朝中國第一把交椅的時候，卻把她當精神病患，送往俄國拋棄，毫不憐惜。

斯諾對毛澤東個人的印象是這樣的：「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

，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

這段對毛澤東的描寫入木三分，由他的刻劃可知毛某的作風，大致上和劉邦相仿。草莽中帶有俠氣，敢作敢為，故能風湧雲起，領一代風騷。

毛某的吃辣革命論

對於毛澤東的癖好，斯諾描寫：「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我聽到他發揮愛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可是後來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愛吃紅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只得笑著認輸了。附帶說一句『赤匪』中間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紅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對自己活著供人吃食沒有意義感到不滿，它嘲笑白菜、菠菜

、青豆的渾渾噩噩，沒有骨氣的生活，終於領導了一場蔬菜的起義。這首『紅辣椒』是毛澤東最愛唱的歌。」

在斯諾筆下，毛澤東認為印度不經過「土地革命」永遠不能獨立，但印度卻在甘地、尼赫魯及查多巴蒂亞等人的領導下，完成獨立大業。

不過，斯諾承認毛澤東閱讀範圍甚廣，不限於中國古籍及馬克思主義著作，也讀希臘古哲學家以及斯賓諾沙、康德、歌德、黑格爾及盧梭的著作，所以視野並不狹窄。

斯諾也知道毛澤東沒有什麼宗教感情，對於生死問題看作有起有滅，跟其他生物一樣，而生命的寶貴只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

斯諾描述有一次也看見毛澤東當著紅軍大學校長林彪的面解下褲子，完全不在乎別人的觀感。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向隨便懶散，住在土窯洞時，常常脫下褲子對著軍用地圖研究軍略戰略，面對許多高級紅軍將領，一點也不難為情。基於這些，斯諾論斷毛澤東是個真誠老實的人，毫不虛偽。

訪共一書影響深遠

斯諾根本沒想到他的 Red Star Over China 這本書，後來對中國政治、社會產生了天翻地覆的影響，他沒想到中共中央邀請他到延安訪問，是中共精心安排的一齣宣傳劇。斯諾在 Red Star Over China 由上海復社出版的中文版，寫序說到：「……但這自然不是說，共產黨或紅軍領袖，對我自己對於他們以及他們工作的意見或印象可以負責。因為我和共產黨並無關係，而且在事實上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所以這一本書絕不能算作正式或正統的文獻。在這裡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這就是了。……」

從這段序文中，可以看到天真、善良的埃德加·斯諾，自己被中共利用了還不知道。

當然，這麼寫顯然中共中央更高興，表示 Red Star Over China 一書內容是絕對公正、客觀的，最後，藉斯諾的筆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男女青年，也利用了他們這一大群人。